

## 俄罗斯文学悲剧意识的历史文化成因及其特征探究

王 盈

(哈尔滨工程大学, 哈尔滨 150001)

**提 要:** 悲剧意识是俄罗斯文学的固有特征, 然而国内研究者大多关注作家悲剧意识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和阐释解读, 就悲剧意识本身的形成、影响因素和时代特征而入手的研究相对并不多见。悲剧意识是对悲剧性的感知和认识。俄罗斯文学悲剧意识是其民族生存环境、历史发展因素和东正教信仰等因素融合而生的产物。俄罗斯文学悲剧意识的本质特征主要体现在其审美功能、时代印记和民族性格特征三方面。不论是何流派, 俄罗斯作家们的悲剧意识中体现着民族性格因素, 也反映了时代精神。从悲剧意识入手研究俄罗斯文学, 对于把握不同时代的文学动态和本质特征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

**关键词:** 俄罗斯文学; 悲剧意识; 成因; 特征

**中图分类号:** I512.07

**文献标识码:** A

### 1 引言

苏联著名美学家鲍列夫论及悲剧时说:“人必会死, 因而生命、死亡和永生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 必然令人焦灼不安。人类历史充满悲剧性的事件。在一些艺术作品中涉及有关世界的哲理思索时, 艺术总是倾心于悲剧题材。换言之, 个体的生命, 社会历史和艺术进程都与悲剧性相关。”(Борев 2002: 64) 毫无疑问, 与悲剧相比, 悲剧性是一个跨度更大的概念。俄文版《文学术语与概念百科辞典》中提到, 悲剧性(或悲剧精神, 俄文трагическое)产生于“无法正面解决的冲突, 这类冲突导致死亡或巨大痛苦, 应得到人们深切的同情”(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2003: 1087)。作为一种审美类型的悲剧性并不局限于美学和悲剧体裁, 而是经常出现在文学著述中。对于悲剧性的感知和认识就是悲剧意识。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将悲剧意识与悲剧性统一起来。他指出,“悲剧意识既包括苦难的经验, 又包括人类在面对悲剧困境中所升华出来的悲剧精神。”(肖琼 2015: 41) 人类早期神话中已具有强烈的悲剧意识。《文学术语与概念百科辞典》中将神话界定为:“神话是古老的传说, 是以无意识的艺术手法讲述的重要的、对古代人而言常常是神秘的自然现象、生理现象和社会现象, 世界起源、人的出生和人类起源的奥秘, 神、帝王和英雄们的功绩以及他们的战斗和悲剧。”(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 2003: 559) 希腊神话中不乏命运悲剧, 其中充满希腊人对于严峻的生存环境和死亡等问题的悲剧性思考。深沉厚重的俄罗斯文学一贯以人道主义和苦难精神著称, 悲剧意识是研究俄罗斯文学时必须重视的关键词之一。

悲剧意识基于所处困境中的各类悲剧冲突而产生, 在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他人的分裂和对立中, 悲剧主体得到痛苦、无望、恐惧、分裂等感受。悲剧“记录了人类在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途中, 杂糅着坚信与怀疑、欢乐与痛苦、希望与绝望这些两极对立的情

感和心理历程；它最集中地体现了在人与自然、社会和自我的冲突中情欲与理性、自由与束缚、个体与社会、有限存在与无限追求等等的深刻矛盾。因此，悲剧意识也成为人类对其自身存在状况的自我意识与自我确认，贯穿在每一个伟大的民族、每一种伟大文化的哲学、宗教和艺术之中。”（郭玉生 2006：61）悲剧作为古老的文学样式，在文学体裁丰富多样的现当代固然呈现非主流之势，然而，渗透在哲学思想、文化意蕴、审美意识和文学理念中的悲剧意识不会消失，在文学研究中对悲剧意识的关注显然已经超越了悲剧本身。

在国内俄罗斯文学研究界，较早关注苏联文学悲剧意识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张建华，他于1988年在《苏联文学》发表长文《当代苏联小说悲剧意识的嬗变》，关注上世纪苏联文学从50年代至70年代小说悲剧意识的特征变化。此外，文章和学位论文普遍以作家或作品专论为主，其研究集中围绕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纳博科夫、布宁、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等作家展开，研究者大多关注作家悲剧意识在文本中的具体表现和阐释解读。可以发现，虽然悲剧意识是俄罗斯文学的固有特征，但与之相关的论述多为一带而过，较为零散，就悲剧意识本身的形成、影响因素和时代特征入手的集中研究相对并不多见。

## 2 俄罗斯文学悲剧意识的历史文化成因

俄罗斯文学悲剧意识是其民族生存环境、历史发展因素、东正教信仰等融合而生的产物，有其必然性。无论是地域还是民族历史，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民族性格，进而表现于文学中。三个因素彼此关联，其中前两个是时空维度上的客观因素，东正教信仰的影响则存在于主观意识层面。

首先，就民族生存环境而言，疆土辽阔、地处北方、横跨欧亚等地理特征，都是俄罗斯文明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广袤的俄罗斯大地曾经缺乏天然屏障，主要是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形，随时可能面临外敌入侵，因而保卫边界任务艰巨，造就了俄罗斯人与生俱来的忧患意识。可以推测，作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民族，俄罗斯不得不时刻警惕，因而其性格素来缺乏平和安乐的天分。对安全感的渴望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俄罗斯不断开疆拓土，直到控制出海口。学者布罗代尔·索洛维约夫认为，广阔的疆域造就了热爱自由、勇敢无畏、无拘无束的俄罗斯灵魂，同时也注定了易于担忧、不够稳定的性格特征。

除疆域广阔，地域带来的气候影响在俄罗斯性格中也有迹可循。作为一个大部分领土处在较高纬度地区的北方国家，严酷的气候条件是这个国家注定要面对的。严寒、天气多变，这些都对该民族的生存构成挑战和威胁。昼短夜长的冬天持续时间长，使得俄罗斯人不得不面对漫漫冬夜无边风雪，忧郁的情绪逐渐渗入俄罗斯性格中。暴风雪意象从19世纪至今都是俄国文学中的标志性元素，得到普希金、勃洛克、索罗金等一众作家的钟爱，“茫茫风雪中的路人”形象也延伸出独特的俄式风格隐喻。

此外，作为横跨欧亚的大国，欧亚文明交汇处带来的文化冲突，使这个领土大国站在路口左顾右盼，俄罗斯的国徽双头鹰就是这个国家民族文化认同困惑感的精神象征。在俄罗斯文明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爆发出道路与方向之争，也使俄罗斯的自我认同复杂化，双重性也成为俄罗斯文化的一大特质。对于俄罗斯文明的形成，东西方因素兼容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不过，俄罗斯学者们仍对此缺乏共识。历史上西欧派、斯拉夫派和欧亚学派都不乏拥护者，各执一词的思想家们在俄罗斯该向何处去的讨论中互不相让，争论不休，时至今日仍在继续。准确地说，俄罗斯文化具有东西方文化双重特征，两种因素在共存中相互对立，造成俄罗斯性格中的矛盾性特征。上述三种因素作为最明显的环境特征分别带来俄罗斯人的忧患意识、忧郁情绪和文化中内在双重性与矛盾性，潜移默化地成为俄罗斯文学悲剧意识的影响因子。

其次，纵观俄罗斯历史可以发现，俄罗斯民族多灾多难，从形成之初就饱受波折，战争、

内乱、变革、动荡不休。俄罗斯历史上有五次重大转型，都是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对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具有重大影响。这五次转折分别是：罗斯受洗由多神教改信基督教、蒙古入侵和统治、彼得大帝改革、1917年十月革命、1991年苏联解体。这五次转折有个共同点：都是以比较极端的方式彻底否定前一阶段。这种急速转折和激进变革的方式使俄罗斯从国家体制到社会人心都经历断崖式动荡。这些转型的悲剧性时刻不仅被记录在诸如《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女贵族莫洛佐娃》等画卷上，更频繁出现在文学中。“历史总是作为意识形态进入文本，它通过影响作者，形成作者的意识形态，然后通过作者的创作活动成功地进入文本，同时也通过一般意识形态、读者意识形态等亚结构进入文本。因此它在公式上应表述为：历史——意识形态——文本。尽管历史在文本是不在场的，但它通过意识形态，以双重的缺席方式在场于文学作品中。悲剧性的历史时代必将形成作家创作的悲剧意识，从而进入到小说文本中。”（肖琼 2015：94）曲折动荡的俄国历史就是这样沉淀在作家的文化记忆里，浮现于文学创作中。历史上杀死年幼皇子后篡位的鲍里斯·戈都诺夫成为普希金悲剧的主人公，长诗《青铜骑士》同样是以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为蓝本创作的悲剧故事。战争与动荡更是《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骑兵军》等作品悲剧性的历史底色。

最后，宗教与苦难总是天然联系在一起。历史上，俄罗斯人在信仰的形成中双重信仰带来的矛盾性使俄罗斯东正教徒内心无法避免冲突。俄罗斯是一个宗教感极强的国家，东正教信仰与民族精神融合，影响着俄罗斯文学的悲剧意识。俄罗斯作家将苦难与拯救联系起来，用苦难唤起生命的罪恶感，通过苦难认知自己、净化自己，可以说，俄罗斯文学将苦难神圣化了。丹纳指出，在乱世与令人悲伤的时代，“宗教正是与乱世生活相适应的，它告诉人们，人生就是苦海无边，我们能做的就是自我修炼以求得解脱。艺术家眼中所见，耳中所听，均是这样一些苦难的印象，更加深了他的悲伤，让他不能自我超脱。而且，因为他是艺术家，所以他有一种超人的禀赋，即善于辨别事物的基本属性和特色，善于抓取事物的‘主要特征’。而悲伤正是时代的主要特征。因此，艺术家在这个时代中看到的主要部分就是悲伤。同时，因为艺术家本身具有的夸张本能与过度的幻想，使得他把悲伤——这个时代特征——扩大。接着，他会把这种悲伤的特征运用到他的作品中，使他的作品风格更加的阴暗。”（丹纳 2007：11—12）尼采在分析科学文化在现代的泛滥及其向悲剧文化转变的征兆时，认为科学、艺术和宗教可以视为文化中使人忘却生存重负的兴奋剂，悲剧文化作为艺术文化的一部分，最主要的标志是“智慧取代科学成为最高目的，它不受科学的引诱干扰，以坚定的目光凝视世界的完整图景，以亲切的爱意努力把世界的永恒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来把握。我们想象一下，这成长着的一代，具有如此大无畏的目光，怀抱如此雄心壮志；我们想象一下，这些屠龙之士，迈着坚定的步伐，洋溢着豪迈的冒险精神，鄙弃那种乐观主义的全部虚弱教条，但求在整体和完满中‘勇敢地生活’——那么，这种文化的悲剧人物，当他进行自我教育以变得严肃和畏惧之时，岂非必定渴望一种新的艺术，形而上慰藉的艺术，渴望悲剧。”（尼采 1986：78）这种融合了宗教思想和时代特征的悲剧性在《罪与罚》中得到直击读者心灵的效果。陀思妥耶夫斯基擅于把主人公放置在现实困顿与灵魂拷问叠加的双重苦难中，让主人公在某一时刻感动、自省、顿悟，而后走上自我救赎之路。

东正教信仰中的罪感、受难思想、末世论等都充满悲剧意识，也是俄罗斯作家热衷表现的母题。朱光潜先生认为，“人们一旦在宗教里求得平静和满足，悲剧感也就逐渐减弱以至于完全消失；因为从宗教的观点看来，这个短暂的现世的苦难和邪恶，与来世的幸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朱光潜 2012：221）朱光潜先生对于悲剧和宗教的论述中，认为悲剧精神与宗教是此消彼长的。从宗教理论来看，虔诚的信徒是不该有犹疑的，因而也符合朱先生观点。然而俄罗斯文学中我们看到大量的痛苦心灵，渴望皈依得到拯救，却也不断对上帝发出置疑，这种精神受难本身就是悲剧性十足的。正如别尔嘉耶夫所说，俄罗斯是一个精神沉醉的国家，俄罗斯灵魂永远为人民和整个世界的苦难而忧伤，这是一种难以遏制的痛苦。

俄罗斯东正教徒具有强烈的救世责任感和使命感，“第三罗马”的说法深入人心，弥赛亚说使自认为背负拯救全人类使命的俄罗斯不惧苦难。脆弱的心灵或许会逃到宗教信仰或哲学教条中去寻求精神庇护，但是忧国忧民的俄罗斯人面对生存意义与存在之谜时，总是勇气十足追问上帝寻求真理。他们敏锐感知到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仍义无反顾，因而充满了悲剧精神。

苏联学者波斯彼洛夫认为，“悲剧性冲突的本质特点是，它产生于这样的人的意识中，他们忠于某些崇高的思想，但他们的感受及由此而产生的行动（有时不过是假想的行动）却与思想发生矛盾。有能力体验这种深刻的内心矛盾的人，即是悲剧性的个性。他们凭借自己禀性的深刻与颖慧，把民族社会生活环境造成的矛盾提到具有重大意义的高度。”（波斯彼洛夫 1985：256）上述三种因素，即民族生存环境、历史发展因素和东正教信仰，是俄罗斯文学具有浓郁悲剧意识最为明显的影响因素。这三者之间也相互影响，无法分割，在俄罗斯文学与文化中标注了自己独有的民族印记。

### 3 俄罗斯文学悲剧意识的本质特征

文学作品是一种审美形式，在审美层面发挥作用，文学的悲剧意识具备审美功能，通过文学形式中传达的审美趣味得到表现。文学悲剧意识是作家和读者对于困扰人类的各种悲剧性冲突的认知与反思，是人类不断认识和超越自我的精神历程。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净化说，不论是联想自身命运、还是同情人物遭遇，人类总是在悲剧体验中净化情感，文学悲剧意识早在古希腊悲剧中已经带给观众强烈的审美感受。此后的悲剧作品与悲剧观念，如黑格尔的悲剧理念说，尼采的酒神精神说等等，虽然阐述角度不同，但都是基于悲剧主体，即人性与人类自身的认识。人们在文学中反思自身命运，在人神关系里、在对命运的抗拒中彰显勇气和热情。纵观俄国历史，俄罗斯人面临的困境从未消失，某些阶段甚至更为复杂，而悲剧意识表现的始终是俄罗斯人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面临的生与死、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诸种矛盾冲突，体现着俄罗斯人困苦磨难中的存亡之忧、社会文化转型升级中的自我否定与断腕之痛。

俄罗斯文学悲剧意识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文学悲剧意识是一个宏观层面恒久存在、时代断面上不断变化的概念。悲剧史上，从古希腊的命运悲剧、中世纪的受难悲剧、文艺复兴时期莎士比亚的性格悲剧，到近现代作品中个人与社会、与自身的悲剧冲突，每个时代都为悲剧意识增添时代演进赋予的标志性特征。就人类整体而言，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变迁使人们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问题，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冲突从未消解，悲剧意识的概念范畴在延伸和扩大。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研究时代精神状态对艺术家的影响时，专门指出苦难的时代、乱世的生活和同时代人的影响。身处苦难的时代，作家不可能置身世外，时代的痛苦感同身受，因而整个精神状态也将处于苦痛之中。19世纪俄罗斯文学黄金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家们，高度关注社会现实与不公现象，俄罗斯文学长廊中增添的多余人和小人物，都身处自己的人生苦难或时代的悲剧氛围中。白银时代作家和诗人反思资本主义文明带来的恶与悲剧，控诉战争带来的死亡和人性扭曲，开始探讨人的存在本质。苏联时期战壕文学展现了人性在战争中的悲剧，农村文学和道德文学分别从各自角度呈现善与恶的道德主题，充满灾难性和悲剧性氛围。解体前后的俄罗斯文学中异样文学异军突起，以后现代的解构思维反观俄苏历史，针砭现实，文字游戏中不乏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痛感。总之，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类面临的问题与困境也随之发生变化，不同时代的悲剧意识有着共性特征，如人类整体存在层面上的各种冲突是恒久存在的，但因文学创作中不断充实着带有时代烙印及苦痛的文学形象，反映时代特有的矛盾和问题，因而也带有时代特征。

俄罗斯文学悲剧意识具有民族性格特征和民族文化烙印。“悲剧观念作为民族的一种精神因素，属于民族意识一个重要方面。它是在某一民族自然观、人生观、宗教观、伦理观的

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悲剧观念体现了一个民族对人生与死亡的基本意识，它以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积淀形式（或说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渗透在该民族每一个成员的个体意识和行为之中。这种悲剧观念往往又通过哲学、宗教或艺术或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邱紫华 2000：216—217）俄罗斯灾难深重的历史，热爱自由、抗拒束缚、极端性和矛盾性的民族性格，东正教信仰中的原罪、受难思想、末世论等思想都是其悲剧意识中的民族特质。

俄罗斯性格的典型特征之一是抗拒一切束缚。俄罗斯心灵和俄罗斯宽广的大地一样具有广阔的特征。“缺乏敬畏感、不刻意膜拜形式上的规章条令，这是俄罗斯民族精神与西方精神的区别”。（沙波瓦洛夫 2014：403）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自由是一个人内心的自由，可是俄罗斯曾经长期处在极权专制统治之下，这对酷爱自由的俄罗斯心灵而言，已经置身于自我与社会的悲剧冲突之中。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高尔基、帕斯捷尔纳克、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等作家，敢于挑战专制质疑不公，为民众代言，为个性抗争，为自由呼告，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学中也是罕见而突出的。除此之外，爱走极端是俄罗斯民族历史动荡的直接原因。俄罗斯人凡事追求极致，习惯于将事情推进达到极限。前文提到的五次激进变革带来的突变与转折就与爱走极端的性格有直接关系。这种性格极易导致社会思想领域的矛盾冲突并引发危机，苏联解体的政治悲剧也与此相关。

俄罗斯性格还具有矛盾性特征。俄罗斯文化的形成是东西方文化与俄罗斯民族传统碰撞与融合的结果，由于俄罗斯性格中固有的矛盾性，使民族文化凸现深重的苦难意识和鲜明的忧患意识，并在俄罗斯文学中得到具体表现。俄罗斯文化发展中的双重因素，例如双重信仰，为俄罗斯性格带来双重特征和内在矛盾，这也是困扰俄罗斯心灵的主要原因。

有怎样性格的民族，就会书写怎样的文学。有着上述特征的俄罗斯灵魂是无法平静安宁的，对于悲剧意识也拥有天生的敏感。“悲剧所表现的，是处于惊奇和迷惑状态中一种积极进取的充沛精神。悲剧走的是最费力的道路，所以是一个民族生命力旺盛的标志。一个民族必须深刻，才能认识人生的悲剧性的一面，又必须坚强，才能忍受。”（朱光潜 2012：227）俄罗斯人爱自由、极端性与矛盾的性格就是其文学悲剧意识中独特的民族印记。

#### 4 悲剧意识对俄罗斯文学的重要意义

深重的悲剧意识是俄罗斯文学本质特征之一。俄罗斯作家笔下书写战争、直面生死、反思历史、思考社会问题与国家命运，具有深刻的自省精神和反思意识。俄罗斯作家的创作是痛苦思索着的心灵的展现，有着深沉严肃的艺术感染力。作家对生与死、对存在的悲剧性哲学思考是俄罗斯文学的思想本质之一。悲剧性的审美倾向催生史诗性巨著《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等名篇。悲剧意识对于俄罗斯文学而言意义重大，不可忽视。

俄罗斯文学中的悲剧意识与苦难意识相伴而生，体现了深厚的人文精神。俄罗斯精神对于苦难的生命体验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俄罗斯文学中从不缺少苦难的呈现，这是对生存现实与心灵现实的俄罗斯式的关照，充满哲学意味。“悲剧经典性的叙事模式是悲剧主人公遭遇欲将之毁灭的苦难，悲剧主人公由此激起要战胜苦难的激情和勇气，最后以一种悲剧式的崇高体现悲剧主人公内在精神的伟大和胜利。”（肖琼 2015：73）伊格尔顿认为应当重视悲剧中的苦难，悲剧式的崇高体现在接受不幸并超越不幸。苦难意识作为俄罗斯文学的突出特征，也在当代俄罗斯文学中得到传承。

俄罗斯文学的悲剧意识突出体现在孤独主题中，其中的哲理思考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内涵，形成哲理思辨的悲剧意味。悲剧意识是对超越个体生命体验的人类生存本质的认知，即孤独面对存在的难题。孤独也是俄罗斯作家笔下的常见主题，尤其是人们在现代化都市生活中充满孤独感。都市时空外部总体特征是科技发达、生活便利、高楼林立、整齐划一、街路密布、人潮汹涌，而生活其中的人则感觉到精神压抑、内心孤独、彼此疏离、人情冷漠。作

家摹写现实的目的在于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揭示都市人的生命存在样态。尼采在论述科学精神与悲剧精神的对立时意识到，生存就是异常痛苦的衰亡，在孤独面对个体生存的恐怖时，科学精神无法提供疗救，悲剧精神则使人通过看到个体毁灭而暂时得到慰藉，获得审美的感受。俄罗斯文学中特立独行的孤独个体是一类典型形象，在直面生存本质的同时，他们也承受着精神的苦难。

俄罗斯文学的悲剧意识不是终极结论，而是反思的起点，昭示出作家的思想求索。堪称厚重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一贯富有强烈的反思精神，悲剧意识恰好与之相契合。借助文学形式对悲剧性的问题进行思索和分析，既是自我检视，也是对世界的理性认知。“悲剧在哀悼肉体失败的同时，庆祝精神的胜利。”（朱光潜 2012：204）悲剧效果使观众充满恐惧之后，还能得到激励和鼓舞。悲剧意识中往往充满深邃的哲理思考，直面生命的本质问题和人类的存在困惑。因此俄罗斯文学关注苦难，但并不在其中沉沦，这是一种类似苦行的精神探索。

## 5 结束语

由于历史发展时代背景的差异，不同时期的俄罗斯文学，其悲剧意识有着强弱程度的差别，但是悲天悯人的情怀从未消失。俄罗斯文学拥有广阔视野，背负拯救世人灵魂的重任，关注人类普遍生存状态、道德水准和个性价值，长于反思历史、指点江山、观照现实，不畏苦难，这些探索的维度都以悲剧意识为思考起点，从而成就了俄罗斯文学的悲剧性精神品格。

俄罗斯文学的悲剧意识不是终极结论，而是反思的起点，昭示出作家的思想求索。不论是何流派，俄罗斯作家们在感受生存的苦痛中，在寻找民族未来的精神探索中执着前行，其悲剧意识中体现着民族性格因素，也反映了时代精神。悲剧意识书写的不尽然是悲观景象，许多俄罗斯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以悲剧意识为思想起点，展开精神求索，这一点值得关注和研究。

## 参考文献

- [1] Боров Ю.Б. Эстетика[M]. Москва: Высшая школа. 2002.
- [2] Николукин А.Н.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ерминов и понятий[Z]. Москва:Интелвак. 2003.
- [3]肖 琼. 伊格尔顿悲剧理论研究[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
- [4]郭玉生. 悲剧美学: 历史考察与当代阐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6.
- [5]沙波瓦洛夫. 俄罗斯文明的起源与意义(胡学星、王加兴、范洁清译)[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6]朱光潜. 悲剧心理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7]丹 纳. 艺术哲学[M]. 彭笑远编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7.
- [8]尼 采. 悲剧的诞生[M]. 周国平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86.
- [9]波斯彼洛夫. 文学原理[M]. 王忠琪等译. 上海: 三联书店, 1985.
- [10]邱紫华. 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M].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 On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aus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gedy Consciousness in Russian Literature

Wang Ying

(Harbin Engineeri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01, China)

**Abstract:** Tragic consciousness is an inherent feature of Russian literature, however most domestic researchers pay attention to the writer's tragedy consciousness in the text of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and interpretation. There are relatively few studies on the forma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 of tragic consciousness itself.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is the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of tragedy.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of Russian literature is the result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ational living environment,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orthodox belief.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of Russian literature are mainly embodied in its aesthetic function, the mark of the tim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al character. No matter what school they belong to, the tragic consciousness of Russian writers reflects the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spirit of the time. The study of Russian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gedy consciousnes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grasp the dynamic and essential features of literature in different times.

**Key words:** Russian literature; tragic consciousness; causes; characteristics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阿纳托利·金长篇小说《森林父亲》的隐喻模式”(3072019CFW1204)、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俄汉民间文学中的民族认同比较研究”(19WWB05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盈(1973—), 黑龙江齐齐哈尔人, 哈尔滨工程大学外语系副教授, 文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19-06-19

**[责任编辑: 刘 钺]**